

阿尼玛

杨十八◎著



无法准确记载的故事
以横行的格式
直呈你晶亮的眼睛
和无言的双唇



团结出版社

阿尼玛

杨十八◎著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尼玛 / 杨十八著; 朱曼滢主编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5126-3140-3

I. ①阿… II. ①杨… ②朱… III. ①抒情诗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0666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传真)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成都鑫成发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24mm×210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3140-3

定 价: 26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本书由

中共西秀区委宣传部文艺事业发展专项基金

资助出版

女性心象，一部试图唤醒致善的力量

——序杨十八长篇抒情诗集《阿尼玛》

薛 梅

作为一位素未谋面的诗友，杨十八的点滴都来源于新浪博客的文字交流。这位多产的贵州屯堡诗人，我更欣赏他对屯堡民俗研究的文化取向，这与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当年我为民进承德市委主研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题，曾求教十八兄为我向其友人讨赠一本地方性文化研究书籍，得到了他豪爽执言的相助，很快书寄到了我的学院，让我从中收获很多。所以，十八兄从某个意义上，更相类我们的北方大汉、邻家兄长。可我一读他的诗则不然，我很难找到这种痕迹，那种大江东去的豪放一不留神就换作了小桥流水的雅娴深婉、阴柔优美。我翻阅了他寄来的诗集、文集，也浏览了他的博客



女性心象，一部试图唤醒致善的力量

博文，或许他近期出版的散文集《独善我文》的书名“独善我文”四个字可以给出答案。“善”之一字，其意博大精深，词性繁复，刚柔并济，又颇具深刻的伦理学、哲学和佛学内涵。知善致善，方为上善。杨十八的文字涉猎较广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、杂记等等，皆尽力以善为求，文字深情款款，文思绵绵无尽，男人性别中深杳着女性特质，有种呼之欲出的优雅和美好。特别是从他寄来的即将出版的长篇抒情诗集《阿尼玛》中，我更印证了我的这一感觉。阿尼玛情结，也摹状了杨十八有意无意间的女性心象，既外且内的智慧女神的追索，并以此最终完成自我精神的至善之境。

释题：以不遮为遮的女性心象“阿尼玛”

杨十八的诗集题名《阿尼玛》，这似乎可以认作长诗中的主人公的名字，全诗都在诉说着作者对于阿尼玛这个女主人公追求的情感历程。为何要对女子用这样的一种命名？这就使得这个诗题颇耐人寻味。因为阿尼玛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名字，她已然成为艺术化身中的大众情人的原型，既妖且慧，既神又仙，源起于西方，却生长于中国古代神话之



中，鲜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佳篇里。

阿尼玛本是荣格原型理论中的命名，意指在男性意识中存在着女性形象的原型，即男性的女性性格，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，也是男性心目中集体的一个女性形象。荣格认为，阿尼玛诞生于男人和女人漫长的岁月交往所获得的经验之中。这种原型有两种作用，一是使男性获得女性特征，二是提供了一个在男性和女性中相互交往的参照系。对于男人而言，阿尼玛是“一个海妖，一尾美人鱼，一个变成了树的山林水泽之仙子，一个优雅的女神，或者是艾尔金的女儿，或者一个女妖，或者是一个女魔”，阿尼玛千变万化，扑朔迷离，又姿态万千。当然荣格认为，阿尼玛既可带给男性无比的幸福，也可用各种各样的变形和伪装来捉弄男人，是女神和巫婆的结合体，带着善与恶的两面性。

荣格笔下诞生的阿尼玛，在中国的传播、衍化和流变的过程中，更多是积极的正面的阿尼玛原型，以其智慧导师、生命的化育者、无私奉献的母亲、性爱补偿的心灵按摩师等神女风采出现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，比较经典的有女娲、西王母、巫山神女、玄女、碧霞元君、观音菩萨、中国四大贤母、女英雄和豪杰等，还有一类是亲切活泼、女性味极致的妖狐女子和圣女、素女形象。这类阿尼玛



原型还大量出现在现当代一些诗化小说、言情小说、武侠小说中，比如废名、张恨水、金庸等小说笔下人物多有类象。这与西方文学不同，西方文学更多地发挥了阿尼玛的负面想象，以恶与巫来显现女性。中国的智慧阿尼玛原型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女性崇拜情结的心理建构。而母性崇拜情结深刻影响着作为审美创作主体的男性，使中国审美文化具有阴性特质，弥漫着一种浓郁的女性化气息。当然也更吻合了中国文质彬彬、谦谦君子的修养标准。

显然，从中国水墨乡村走出来的诗人杨十八，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濡染与浸润，大学又处于女生占多数比重的师范院校环境，化育着杨十八的善念的同时，也强化着他心目中的阿尼玛。这有意为之的题目，绝不是炫耀其知识的厚重，却难掩故作遮蔽的意图。尽管阿尼玛原型在后世文人中已有大量的文本和形象，但都是以其他名字名之的，阿尼玛只是作为特殊的原型术语。杨十八的令人期待之处，是他恰好直接取用了这一名字，成为抒情长诗的主人公“你”的称呼，这有意相合的阿尼玛的名字，却又在无意中流露出他内在的阿尼玛特质。阿尼玛的诗集名字，似乎可以看做杨十八抒情长诗集以不遮为遮的情节序幕。



这大幕在阿尼玛的魅惑中，在漫长的人文积淀中徐徐拉开。

诗意：由外在返还自身的灵魂女神“你”

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“神话热”的研究，女神研究逐渐兴盛。如果说阿尼玛作为女神形象的出场，先是因诗意情怀而在不自觉中就进入到文化源流的外部的家世考察，那么当遮蔽被掀掉之后，偌大的诗歌舞台，只是一场浩大的梦境，只是一个醉卧雨花台的痴情者在幻造着一个女神的传奇。女神作为主人公独立出来，又时而与抒情诗人一体难分，女神的传奇，其实正是抒情诗人的传奇，他在造着自己的梦，在高扬着自我灵魂的神话。

开篇诗人就将此化意为一场大梦：“躲进梦的城池/雨花台啊雨花台/一掬明月腰斩长夜/流走的不死/留下的不安/唯有的一道城池/月色流水/来自心上归于心上。”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来自心上归于心上，从而奠定了整首长诗的情感基调：激昂与低沉交错，喜悦与凄凉相糅，旷达与愁闷并存。貌似不和谐，实则正形成一种平衡态。

抒情诗人在展开情节的过程中，既是独白，又



是旁白。既是讲述，又是倾听。是对“你”，诗人内心的阿尼玛的一次检阅、一次升华。诗人最终完成了自我与灵魂女神的合一。

人生即是一场相约。“我”与“你”，构成了诗意的主体，但并非二者的对话，“我”是实的、具象的，“你”是虚指的、抽象的。“我”是肉身，“你”是精神。“我”是朝圣者，“你”是圣灵。诗意在虚实相间中，情意绵绵、深情款款。

在不设防中
我曾走进你的灵魂
很快又走出
站在水边 夕阳西下
你已站到我的背面
太阳的底下

一条走不完的小路
你越走越远
在最高层楼的窗口
风又一次卷走纱帐
卷走帐中的世俗

——十一——



峰回路转又风雨如寄，反反复复地相聚与分离，追随与合一，诗人情感浓炽、深邃，坚执而无悔。一个感性和理性、男性和女性合融共生的形象，饱满而生动，俊朗而洒脱，极具个性气质和迷人风采。有“沿着墨水流向/我走过了许多空白/从青城山到白水河/将羽翼洗过熏过/守着一部未出版的乡音乐府/民歌的旋律搅来/清清的一把泪水/(这些时候你都不在)”的寻而未得的怅惘，有“你来/你含情脉脉地来/走进我冬天的屋子”“谁都留不住她”的遇而难留的无奈，有“不息的仅仅就只差那么一小点了/我好不甘心/带着这永恒的距离/我歌我泣/却决不放弃追寻”的信念和誓言，有“多年以后/我仍然会笑这样幼稚的恋情/但我决不笑这其中的/真诚和执著”的清醒和无畏，有“知道这一曲一折的坦白/你会抬头还是低头/我永远看着的一个女人/我永远看着的/一朵美丽的无名的花”的痴情与疼痛，有“远方的你/既未能看也未能听/而只有心远远系着”的内敛与深沉，有“地狱之下/我仍旧笑声不绝/黄尘纷纷/你何时才回西方天国/再来吊这份相思/埋葬我最后一段尸骸”的决绝与真醇，有“远方/那些尚待脚印的路//明天代表一个方向/我将在你的等待之中/向你走近一站”的涅槃与升华。诗意至此，已不再扑朔迷离，不再是“我”单



向度的追寻，而是最终有了心灵的默契和相约的幸福，尽管这幸福还在远方，但毕竟有了“你”的等待，与不断“近”的真实。

千难万险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抒情诗人“我”这样坚韧地蓬勃与拔节地成长，归根到底源于心灵女神的“你”，走近了的你，走远了的你，永不离场的你，“心远远系着”。因“等待”人身份的转化，心系着的是彼此，是彼此一心而系。抒情诗人的心灵女神，是曼妙的、柔媚的，是发着光、放着力的，吸引得抒情诗人亦步亦趋，且歌且吟，忽泪忽泣，悱恻缠绵，惊心动魄，赤胆忠诚。整部诗歌，心灵女神与抒情诗人严格意义上很难区分，时而独立，时而一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只是你，我只是我，男性的女性化得以完成，阿尼玛得以风过留痕，实在巧妙绝美。

旨归：将个人际遇转换成人类命运的 人生梦想“诗”

其实一个真正的诗人，从来都不会是随意性地盲目书写，诗人向来有着某种天性中圣徒般的猖狂和谦卑，在汪洋恣肆的情感中有着清醒，在殉道匍匐里有着坚忍，因为他们心中从没有熄灭精神的火



种，从没有放弃高洁的人生梦想。《阿尼玛》中显露的阿尼玛特质，仿如涅槃的舍利、救治的药引，在情节一步步婉转曲折中，“你”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。但在“你”“我”之间，还有一个身份出场，那就是“诗”。

全诗共有 21 处出现“诗”字，有时“你”是“诗”，“诗”也是“你”，彼此诱发，彼此存在：“依然是任雨淋来的你/敦厚的山/柔丝的水/都成为无可挑剔的诗”，“我作出许多错误的诗/你不评论”，“你还会不会因为你是个少女/而为我含羞娇笑/让我不断感觉年轻/不断地走进此刻的诗歌”，“在诗里荡漾着的/永远是生长莲花的水波/这埋葬我的地方/你的名字永远芬芳”，“诗是自己一字一字地写的/又被自己一字一字地冷落/在充满荆棘的世上/我随时都会因爱你/而遭人弃掷的笑”，“能让你萌动诗心的人/仅是只言片语/埋我在长长的记忆里”，“第一千次一万次诱发诗魂/是你的不朽之处”。

更多时候，“诗”只是“诗”，是它自己。“在诗的国度/不断有天使走过/不断地有花开花落”，我们心向往之，我们又不能至，我们不能自拔，又执著恪守：“走向我不能自拔的诗”，“我不断读过的诗”，“最后留下满纸的字/而漏走了



诗”，“在久久不能平息的诗心里”，“一首凄清的小诗/……我力不从心地伤感”，“如今我无家可归/我在格子之外/恪守人生信条/恪守诗的音韵平仄”，“我仍在执著写诗/仍在执著地从第一行写起”，“一架失事的飞机/散成多少诗的部件”，“整整一部夏天的诗魂/不用烘/已经能自燃了”。我们如此忠诚地固守着不朽的诗心，我们欣慰的同时也遍体鳞伤：“为无终极的向往/我守候一些情结/让她化成不朽的诗心/薄奠整个浅浅的夏天”，“并不会来收集这些花瓣/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美/也不是因为她们不懂诗/在血腥中走过/我们遍体鳞伤”。至此，在无形之中，具有个体身份的“你”，这个男性中的女性特质阿尼玛，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淡出，最终使“诗”成为更高飘扬的精神风旗。

尽管，“你”和“诗”都代表了心灵的取向，但“诗”的出场使全篇具有了象征性，一个更高层面的灵魂视域，抒情诗人的个人遭际显然已经扩大为人生的一种命运，化迹为人生梦想的最终憧憬、海德格尔的命题、人类“诗意的栖居”。这是大善的进程。

纵览全诗，毋庸置疑的是，诗人杨十八的构思宏阔，诗意磅礴，诗绪缠绵，有阴柔和优美的格



调，有致善的追寻和呼唤。不足是情节的细节性处理不够，在打动人心之处缺少了一些力道。

2014年8月16日凌晨5点16分

于承德魁福园



薛梅，女，满族。河北承德人。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承德市作协副主席。有专著《承德诗歌简论》、《与面具共舞》，参编、主编《中国网络诗歌前沿佳作评赏（下）》、《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选读》（上、下）、《承德满族》、《印象承德》、《承德民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百年校志》等。有诗歌、文学评论刊发于《诗刊》、《星星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诗潮》、《诗林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中国绿色时报》等报刊。



女性心象，一部试图唤醒致善的力量



目录

Contents

十二	十一	十	九	八	七	六	五	四	三	二	一
.....											
093	085	077	069	059	051	043	037	029	021	013	003



阿|尼|玛

二十四	二十三	二十二	二十一	二十	十九	十八	十七	十六	十五	十四	十三
.....											
189	181	173	165	157	149	141	133	125	117	109	101